

蓑衣

□孙同林

蓑衣是古时候的雨衣。

从多方面考证显示,蓑衣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一种最古老、最原始的服装。即旧石器时代的“皮苇服装”的进化产物,在史前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就已经存在。这种草制服装,由于是有机物,在很短的时期就会腐烂,原始的服装基本上无法保存,没有留下踪迹。所以,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棕草制成的蓑衣是原始服装的活化石。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诗曰:“尔牧来思,何蓑何笠”。何,即荷,带的意思。《说文》注解:“蓑所以备雨,笠所以御暑”。就是说,蓑衣可以防雨,斗笠可以避暑。蓑衣在后来二千年中成为防雨防晒的主要工具。

历代文人雅士曾为蓑衣留下不少诗篇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有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句,意境很美,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,给人的感觉有点孤傲。宋代苏轼的一阙《定风波》,让我们将蓑衣与飘逸的隐士、浪迹天涯的游子联系在一起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蓑衣一披,笑傲江湖,豪迈与洒脱之情溢于言表。唐诗中写蓑笠的不胜枚举,雨伞却难得一见,可见唐代以前人们雨天出行还没有使用雨伞,只是披挂蓑衣。到了宋代,伞与蓑衣平分秋色。仔细思量,蓑衣虽然重但能保暖,雨伞虽然美却限制了行速。难怪蓑衣自古到今从未间断,直至塑料雨衣的出现。

当年,民间流传着关于蓑衣的传说,说当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,走投无路情况下,穿上一件农人的蓑衣,装成放牛人,侥幸躲过金兵的追捕;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放牛曾与蓑衣相依相伴。赵构和朱元璋两人后来当上皇帝,皇帝贵为天子,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神,他们当年曾经用过的物品也就具有神奇的法力。因此,蓑衣不仅是一种防雨农具,在我国部分地区还是农民心中的神具。南方地区有很多人家,将蓑衣挂于墙上,用以驱邪避害。盖新房“上梁”的时候,用蓑衣包裹正厅中间的“正梁”,喻示着家族兴旺、无祸无灾。此种情形,蓑衣则成为一种仪式,寄托着农人心中美好的愿望。它所象征的春耕、清新、田园抑或是怀旧、归隐、宁静,自古至今都凸显着我们热爱生活、崇尚淳朴自然的民族文化特色。

古代的蓑衣跟后来的蓑衣是否是一样的,不得而知。

我小的时候是穿过蓑衣的。

磕头的妇人

□文彦

急救室大门紧闭,花白了头的妇人跪在门边,一直磕头。她左脚上有鞋,右脚光着,但她毫不在意,虔诚而专注。半个多小时,人们起初还围着看,渐渐便散了。

门开了,是护士,端着治疗盘。经过时,妇人拽住人家衣角,仰着头乞求。护士摇摇头,待她松手,离开了。她继续匍匐下身子,一遍又一遍。

她从前信不信佛,不知。但此时她信,信得全心全意。

门又开了,这次未合上,医生护士们陆续出来,戴着口罩,看不清面目,但肩头耷拉着,是运动后的疲乏,是考完试后的松弛。他们绕开妇人,各走各的道路。

后面缓缓走出一对年轻男女,男人表情凝重,女人双手捂嘴,肩膀耸动。他们到妇人跟前,

芬芳一叶

我穿的蓑衣不似一些景区常见的那种棕榈皮蓑衣,而是茅草的,蓑衣的外面是长长的茅草。史料记载,制作蓑衣的草是一种蓑衣草,学名莎草,俗称三棱草,又叫包袱草,草秆细长、中空、无叶、无节、三棱形,人们用镰刀从根部割起晒干,就可以做蓑衣了。苏中乡下制作蓑衣用的是一种叫芒草的草,比茅草叶长、阔。芒草与蓑衣草是不是同一种草未考证过。编结蓑衣一般不用麻绳,因为蓑衣是用作避雨的,要跟雨水打交道,麻绳不经腐,所以选用棕绳作经线编结。为了便于下水,蓑衣朝外一面的蓑衣草叶尖一顺向下,里面则编结得光溜溜的,厚厚的,穿在身上有保暖功能,特别是在充满寒意的梅雨天里,蓑衣同时起到避雨和保暖作用。

蓑衣的造型有点像披风,前短后长,也有点像音乐会上指挥家穿的燕尾服,穿在身上有绅士之风。新制的蓑衣草叶自然悬垂,美观大方,新蓑衣的色彩呈墨绿色,穿在身上给人以沉稳、朴素、含蓄的感觉,与农民的气质很吻合,也与乡野的色彩很协调,特别适合于男子汉。男人们穿上蓑衣,只要将领口绳子系紧,风刮不起来,雨透不进去,不仅是雨天最理想的遮身衣物,还可以作为休息时的铺垫。不过,蓑衣不太适合孩子或小女子,蓑衣既长且重,他(她)们披在身上会觉得累赘。

蓑衣能让农民不误农时,尤其是在初夏时节的插秧之际,连绵的梅雨天气里,这时农人下地靠的就是斗笠蓑衣,弯腰插秧时处在张开的蓑衣下,好似母鸡的宽大翅膀护住小鸡,保证了他们能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

想当年穿蓑衣,难免有负疚感,全然没有古人的那份浪漫。总觉得蓑衣穿身上又重又放不开手脚。事实上,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,曾听一些老人谈起蓑衣,也是感叹不已。那时候的雨天好像特别多,几乎天天都要披着蓑衣出门,一件蓑衣七八斤重,淋湿了就更重。最苦的是盛夏时节,气温高,做农活时劳动量又大,浑身发烘,厚厚的蓑衣长时间捂在身上,捂出一身痱子来,直到捂得皮肤都溃烂了。

蓑衣在农家的地位仅次于耕牛和犁耙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,耕牛和犁耙都收归集体了,唯有这蓑衣,还忠心耿耿地跟着老主人,不离不弃,成为一代代农人割舍不下的记忆。时至今日,蓑衣终于渐渐远去。烟雨蒙蒙中,农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,赶牛扶犁翻地、弯腰插秧……这种在乡村随处可见的情景,现在只能到电影或电视剧里寻找了。

医院物语

男人蹲下,欲扶起妇人,妇人却咆哮一声,“不可能!”推开他,更加激烈磕头,头撞着地面,铮铮作响。

年轻男女带着泪,一人挽住妇人一个胳膊,却又被她甩开,她甚至用拳头去揍打他们,将他们视为仇敌,带着满腔满肺的恨。他们承受着,不反抗不躲闪。她终于力量耗尽,如秋日落叶,再无挣扎的勇气,哀号着,瘫软在地。

工人推着一辆移动床出来,洁白的被单,被单下一片宁静。妇人如母狗,急红了眼,自地面跃起,扑向床,抱着、搂着,同死神争夺着。

呼啸声中,救护车又来了。医生护士急急追出去,急急迎着担架回,后面是呼天抢地的家属。此时妇人由年轻男女挽着,随着移动床,深一脚浅一脚,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

竹韵

顾美美

离家万里,“粽”有亲缘

□明前茶

高姐侨居加拿大已有18年之久,为了儿子的教育,她痛下决心,在38岁那年远渡重洋、重读硕士。她与先生年过40才重找工作、白手起家,其中艰辛,真的难以言表。这几年,高姐从事中加贸易,做得风生水起,可有一样,年岁渐长,她越来越怀念家乡,怀念太平洋这边的亲朋,不仅每年都要回无锡探亲,哪怕身在加拿大,中国人热爱的节日,她一样不落地都要庆祝。而老家的亲友,人托人,也把来加拿大读书的孩子托付给她关照。高姐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,她的一腔母爱,逐渐给了这些后辈学生,拿他们当自家小孩看待。

鉴于当年自己也当过穷学生,她特别能理解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感受,因此,临近节日,她都会花大功夫准备如小山般的节庆食品,与这些中国留学生分享。今年,加拿大疫情严重,大家都自觉保持社交距离,自农历新年以来,高姐家已许久没人上门做客。

高姐丈夫的意思,今年就夫妻俩过端午节,何必劳师动众再去湖湾里采芦苇叶、包粽子?高姐却说:“当然要包粽子!没能回国的孩子们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出门了,这

时候,能吃到家乡的红豆粽、豌豆粽、咸蛋黄肉粽,是多大的安慰。包好了粽子,咱俩开着车,一袋袋给他们送过去。搞个无接触递送,包上两层干净的袋子,就放在学生公寓的门廊上。打电话,远远看着孩子出来拿了就行。”

两口子立刻把家中最厚的围裙袖套都拿了出来,一同开车去湖边,换上高筒胶靴,“打粽叶”去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,要一直走到湖水没膝的芦苇荡深处,凭着一股子巧劲,把又肥又宽的芦苇叶“打”下来,注意,不是“折”,不是“拗”,而是像亲昵地拍一下小孩的头,将芦苇叶从茎干处打下来,这样,被太阳晒得发脆的叶子,才经得起弯折,不破不裂。一株芦苇,符合包粽子要求的叶子只有三四片。一天下来,头被晒得发晕,若是不戴袖套,满手臂都将是芦苇叶划出的划痕。

芦苇叶带回来,要清洗,要浸泡。同时,要准备包粽子的馅料。3月初,疫情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,高姐就提前从中国超市买回了糯米、紫米、红豆等原材料,加拿大有的是速冻豌豆、冷鲜猪肉,这倒不用担心。但高姐一直买不到真空包装

的咸鸭蛋。仅有的咸鸭蛋早就被宅家隔离的亚裔移民抢购一空,连鸡蛋货架上存货也快售罄。高姐只好买了8打鸡蛋,清洗干净,按照视频上的办法,现学腌蛋。洗净晾干的鸡蛋,放入高度白酒里,裹上一层酒液,杀菌去腥,再滚上一层亮晶晶的海盐,封在玻璃坛子里。她很聪明,咸鸡蛋的蛋黄同样沙沙出油,像流星的太阳一样。

如此,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,依靠自力更生,高姐包起一百多个粽子,有甜、有咸,架起火来,每批粽子煮4个钟头。高姐利用生意停滞的这段时间,自己编织五彩线网,挑选形态娟秀的咸鸡蛋,给留学生们每人编了一个祈福的鸡蛋网兜。她和先生给每个孩子手写了祝福卡片,上面多半是几句隽永的古诗词,例如“五月五日午,赠我一枝艾。故人不可见,新知万里外。”“五色新丝缠角粽,菖蒲酒美清尊共。”“门前艾蒲青翠,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,对酒携樽俎。”高姐在卡片上叮嘱说:

“吃粽子的时候,孩子,一定要录一段小视频,安慰下你在中国牵肠挂肚的父母。”

玉兰一瓣

烟火人间

□桑云梅

入梅两天滴雨未至,第三日下午,雷声滚滚而来,瓢泼大雨终于报到。担心摆地摊的睿姐,去看她朋友圈,果然暴雨中唯有她一人坚守着,把货搬到避雨处,她穿一次性雨衣在大树荫下等待大雨过去,而先前来摆摊的早就消失得不见影子了。直到七点,暴雨渐沥而止,睿姐又出现在地摊一条街上。

睿姐经历过我们这些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,情感崎岖、生意起落、外债难偿。睿姐说:我从来没有对生活认过怂。

睿姐在桃林里摘桃,她身材丰腴,行动不灵,脚下一滑跌到排水沟里浑身湿透,回家换身衣服继续来摘。睿姐就一辆小电瓶车将桃儿运输,几十斤桃儿运到地摊得来回几趟。从桃子到其他货物,还有货架,睿姐以无边智慧将她的小电瓶车利用到最大化。在绝对服气睿姐拥有运输才能的同时,也要瞧见她的时逢窘境——电力不够,将睿姐生生练成了女汉子,她就用推的,将车推到家里、推到地摊。摆了一周多地摊,最后一个撤的肯定只是睿姐,撤回家后,她还要给顾客送货上门。凌晨了,才吃上前一天的晚饭是常态,几口茶泡饭或一碗泡面便是一顿了。那晚的一阵瓢泼大雨,把她淋得都不见路了,她说:从没淋过这样的大雨,从头到脚全湿透了,本来电瓶车五分钟的路程用了一个小时,开个三五米停下来,抹掉脸上的雨水,再继续前行。

睿姐爽朗义气,向来好人缘儿,地摊儿几日,也是援助不断。摊位是先到先得的,下午三四点就要早早早儿抢占位置。邻居摊主们见睿姐总是只身风里来雨里去,尽量帮她抢占摊点。睿姐如此回报摊友:第七天,最后收摊时她发现卖头盔的落了一箱头盔,她就一直等到摊主把十几只头盔领回家;第八天,发现一条冰丝藤席落她摊位上了,完璧归赵。睿姐说:即使捡到钱包金子,我也会这么做的,虽然我很缺钱,但是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捡废品,挣干干净净光明磊落的钱,别人的一分一毫我都不会白要的。

大雨之夜,原以为滴滴司机拒载她一箱箱水淋淋的货物,滴滴大哥二话不说搬上运下,车子里都湿了,也没一句多话。

有些顾客订了睿姐的货,心疼她做夜市,不让她再特地送货,自己找上门来取。这时,睿姐总会感慨:“有这样的客户,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

心窗片羽

简单晚餐后,和老公去地摊儿一条街看看。短短两百米地摊街,竟有超过过年的人间烟火味儿。吃穿玩用,应有尽有,男女老少,尽数出动,简直有“小庙会”的阵势,想用“摩肩接踵”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盛况,能用上这个词儿的概率实在太低了。就我细细揣度,这些摆摊的主儿,有大学生体验生活,有想做点小本生意小赚一笔,有为店面扩大影响招揽新客户的,有倾销囤货的。看到睿姐的地摊,像她这样付心血用真情地做地摊生意,像她这样为了生活独自打拼的,极少。

走着走着,挤着挤着,和老公走散了,不用担心,他肯定会在某处等我。果然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,他正在前面不远,踮着脚尖回头望我。

走很远了,离老远了,睿姐话音犹在:其实,摆地摊儿的时候有很多认识我的老面孔,我自己并没有感到摆地摊儿是件不体面的事情,我会告诉所有人:我就是从来没有认过怂的那个人。

远远的街灯明着,那美丽的街市,陈列着无数美好的物品,那些闲游的人儿,每个都刻印烟火人间的故事。